

人世间

我与“沙龙”的不了情

柳士同

“沙龙”源起法国巴黎，而本文说的沙龙，却是在中国青岛，女主人是德高望重的汪洋老师。这是一个“文化沙龙”，最早是由汪老师的先生金又新老师创办的。1995年11月5日是个周末，七八个年轻人晚上去了金老师家，听金老师讲《历代文学作品选》。金老师说“这可以称作沙龙”，于是，从那个周末的晚上开始，“四方文化沙龙”正式诞生。令人心痛的是，沙龙才创办了一年多，金又新老师就因心衰不幸与世长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金老师走后，沙龙并未中断，汪老师承接了这一重任，决心把沙龙的活动继续办下去，并以此缅怀和纪念金又新老师。

我第一次去参加沙龙是2000年。这一年的9月2日晚上，我有幸去了这个仰慕已久的沙龙，结识了汪老师和年轻朋友们。那晚，我跟大家一起回顾“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交流对“新时期”早期文学创作的看法，聊得很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去沙龙“做客”一到两次，直到2019年，不知不觉与沙龙结缘近二十年了。实际上，即使在受疫情影响的这几年里，我跟沙龙里的一些朋友，还有汪老师及其家人，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来往，其感情之深，难以言表。

从一开始去沙龙“做客”，我就感受到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氛围。沙龙不啻为许多热爱文学、喜欢阅读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的平台，有人把它称作岛城的“思想文化高地”亦并不为过。大家可以在沙龙学习、聆听、交流和倾诉。许多年轻的朋友从沙龙创办到如今，二十多年几乎就没间断过参加活动，无不感到深受教益。金又新老师去世后，在沙龙讲课的重担便落在他的弟弟金再新老师身上。再新老师每年都要去讲五六次课，平时还经常与沙龙的年轻朋友来往。我去沙龙之后，虽认识了再新老师，但交谈不多，直到2010年左右，我们俩的交往才密切起来，并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再新老师年长我一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对他一直是以兄长事之。这样，除了每周的沙龙活动之外，再新老师还经常召集沙龙里几位特别喜欢读书、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朋友，一起聚餐、聊天，在这种氛围里，大家对许多话题的探讨和交流，就不知不觉越来越深入。

说实话，汪老师每次邀我去沙龙，都说是让我去讲课，但我却感觉每一次去沙龙“讲课”，本人都受益匪浅，所谓“教学相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虽然教了五六十年的中文，但始终不习惯备课，不喜欢写教案，顶多把几个关键词列在一張卡片上“备忘”。我喜欢在课堂上“信马由缰”，也自认为在课堂上讲得颇精彩的部分，往往都是我课前未曾意想到的，甚至超出了我对所讲内容原有的认知，而听者的提问、质疑乃至随意的插话，都可能激发我的灵感，从而把话题引向更广更深。久而久之，我跟沙龙年轻朋友的交流，就显得格外融洽和默契。这几天，为了回顾近二十年我在沙龙所聊的内容，沙龙的一位年轻朋友找出他的听课笔记，把我每次讲的话题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我一看，不禁有些惊讶，这十几个话题的顺序排列，竟让我清晰地看到这二十年来我的思路历程，看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些话题大部分都写成了文章，发表在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假如我不曾参与沙龙的活动，有些文章很可能我根本就不会动笔。比如，2006年12月，汪老师邀我去沙龙讲讲俄罗斯文学。这个题目太大，讲什么、怎么讲呢？就在那天晚上去沙龙的公交车上，一个词语忽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俄罗斯的忧郁”。我觉得“忧郁”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质，在他们无数的文学名著，乃至一些普通的民歌里都能体现出来，以此为切入口，不是挺好吗？在与大家就这个话题展开的讲述中，我一步一步理顺了我的思路，第二天一早起来，便写下了《俄罗斯的忧郁》这篇随笔，相继发表在两家报刊上。紧接着，我又顺着这一思路，写下了《中国式的忧郁》，刊载在2007年第7期的《书屋》上，并获得了当年《书屋》由读者“海选”出来的“读书奖”。2007年8月，我再去沙龙时就有了一个新的话题“中俄文化比较”——瞧，沙龙就是这样勉励着我不断地学习和上进，所以，我在沙龙受益匪浅，绝不是故作谦辞。

以上说的是我在文化沙龙所获得的文化上的“收益”，相比之下，我在情感上的“收益”更大。多年来，沙龙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把汪老师看作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长辈。作为长者，汪老师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年轻人。自再新老师把他的几位得意弟子介绍给我之后，这八九位年轻人也都成了我的忘年之交。如今，他们有的已年过花甲，有的仅四十出头，都能跟我亲密无间地相处。近三年来，沙龙的活动时断时续，但我和这几位年轻朋友却经常找机会小聚，像是一个小型的沙龙，大家敞开心扉，交流畅谈。最让我感动的是，从2020年开始，这些年轻的朋友，还有汪老师及其家人，对我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尤其是在去冬今春的两三个月里，他们生怕我被病毒感染，嘱咐我千万别出门，不断地通过快递给我送来各种食品和药品，让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那段日子。这份人间真情，对我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令我齿难忘！

汪老师年事已高，今年93岁了，她决定在今年10月底结束沙龙的活动。历经28年的文化沙龙即将落幕，但大家对沙龙的感情却是永远不会结束、不会落幕的，我们将铭刻于心、永志不忘。

随笔苑

月夜随感

王博文

夜里无眠，索性坐在窗前向外观望。子时已过，外面早已没了人迹，只有一轮明月高悬于深邃的苍穹，圆润得出奇，皎洁得纯粹。乳白色的月光如琼浆般洒满星河，为寂寞的天空带来一丝温柔。

月亮，总是如此优雅。自打记事儿起，我便与月亮有了渊源。大人热衷于讲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以至于我真的以为月亮上长有一棵百丈之高的桂树，广寒宫里住着嫦娥和一只捣药的玉兔。小小的我时常想，自己是月亮上伐树的吴刚就好了。

父母听到了我的想法，笑着打趣：“要想见到嫦娥和玉兔，就得好好努力，争取成为一名宇航员。”如今的我尽管没能成为一名宇航员，却也成了一名航空从业者。比起别的职业，算是离月亮更近了一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月亮的认知逐渐丰富，更是由衷地感慨月亮与中华民族的妙缘。自古以来，月亮在中国的传统民俗里便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上古时代的月亮，是人们基于神明的原始崇拜。慢慢地，秋夕祭月的仪式演化成了中秋节。中秋节是月亮的专属节日，人们以月亮象征团圆，寄托思念，祈盼丰收，并渐渐地形成了赏明月、吃月饼、饮桂酒、看花灯等习俗。月亮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儿时的我，最期待的莫过于中秋的八宝馅月饼了，咬上一口，清甜软糯，齿舌之间尽是余香，令人回味无穷。我有时想，或许天上的月亮跟月饼的味道一样沁人心脾，这也难怪“天狗”会忍不住要“食月”了。

月亮是极富浪漫的存在。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到“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再到“今天这月亮特别有人间味，它仿佛是从苍茫的人海中升起来的”。从古至今，人们从不缺乏对于月亮的幻想与纵情。在万千人间浪漫的事情中，赏月是最为值得且划算的。毕竟看月亮不必耗费多大体力和成本，只需要挑个万里无云的夜晚，抬抬头便能一睹明月之风采。

赏月虽易，感受却不同，有时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时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情绪高昂时，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气魄，失意时，有“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的愁绪。每个人的心中皆有故事，而月亮则是人间最好的聆听者。

我认为，如若赋予月亮生命，那他定是一位沉稳的君子。太阳为人们带来光明与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温与灼晒，而月亮却始终安静地挂在天边，无意打扰芸芸众生，只是潜移默化地维护着自然的潮汐，并为深夜里的赶路人指引回家的路。相比起太阳的直率刚烈，月亮之品性则显得更加内敛且低调，已超脱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

正所谓“月有圆时亦有残”，“圆”有“圆”的道理，“缺”有“缺”的机缘，二者皆美，并无高低好坏之分。即便亘古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之时，更何况是渺小的我们呢？

诗歌港

秋天来临的时候

吴殿彬

秋天来临的时候
夏天一个劲地挽留
时光把酷热藏在虚空中
化成秋天的脆骨

秋天知道夏的心
就如我与时光交谈
愿意放弃远方那遥远的梦想
在当下的路上行走

生活原本就是转圈
秋天也是一环 她接手我的这一圈
是因为春弦里我射出的第一片绿叶
正中山峦丛林的靶心
在秋光里 溢出七彩斑斓

人们的劳动必然有果实
秋天自然不会辜负你的汗水
她忠诚地回报漫山的丰硕
也回报那些热爱的采撷

秋天是一个万宝囊 装满了太多宝物
这些宝物是一个胸透仪
在秋风里透视着人们的心
日夜不停流动的钱财
刺透了贪婪的心

秋天给我的果实让我警醒
世界一刻不停地在运转
没有任何办法叫停时光
只有向前的脚步
可贵的是我当下正与她在风中密语

不管秋天多么丰盛
她总有一天要告别
就像夏天退出舞台 让给秋的车辇
她终究要在枯叶萧瑟中
携手给雪的季节

她用独特的景物和风声
独特的花儿和山野的虫鸣
给我一圈一圈的灵感
最终 我放弃了一切
喝到了她从天上赐下的甘泉

金秋，是你的也是我的

彭贤春

隔着河流，隔着远山
你依然如约而至
金发披肩，胸前别一束菊花
笑意盈盈，温情切切
见我向你走来
在芝罘湾和大夹河之间
向我招手

肤色如白云，眼眸有霞光
你丰满的身材
有秦岭山脉纵横捭阖的奇秀
有江南水乡画船听歌的雅致
有黄河长江一泻千里的豪爽
更有一代江山迭出的俊美
在九月的金色里
满是诱人的性感

大雁鸣叫，稻浪翻滚
八千里平川都在你的手掌上
化作蔬菜、果实、大米
你是下凡的仙女
有灵气的山野小妖
是大家闺秀、花容月貌的千金
在桂花树下一站
你让我，魂牵梦萦